

第二十九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亞洲新力量組評審會議紀錄

出席評審：陳智廷（陳）、張吉安（張）、李亞梅（李）、黃修平（黃）、胡芷晴（胡）

大會代表：徐寶懌（徐）

徐：是次會議是從這十部作品中選出獎項，包括一名金獎、一名銀獎及一名特別表揚。會議可分為兩個部分，首先評審們可以因應每部作品作出討論，然後在下一個環節提名獎項。會依照在電影院放映的次序討論，我們從《鯨之聲》這作品開始分享吧。

胡：我覺得這個片沒我想象中那麼有力量，可能是因為它 resources（資源）不夠，也不能太（苛求）。我覺得其實兩部紀錄片也有這個問題，就是一開始是從一個大環境然後到人物，那我覺得從人物開始到大環境拍訪問故事的 narration（敘事）會比較好。所以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沒有立馬進入人物的介紹或者想法跟背景，我在看的時候，很多時候都在想他們拿的那個 dolphin（海豚）到底是從那裡來。看到後面才理解到是擱淺。所以開始給我最強烈的感覺是人類有點太自以為是，而不是紀錄片裡面想要說的，反而有一點跟他的目的反過來。可能是資源問題令作品不夠片段。比如多一點海底拍攝。感覺有很多片段是沒有拍到，你會覺得他把他的東西剪進去了。有這種感覺，但沒有說他不好，這是我的意見。

黃：我覺得他好的地方就是很明顯吧。這個題材本身一定很有意思，也是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原來風力發電對海豚的影響。但是我覺得這個人物跟這個議題有一點不平衡。其實我看他個人的地方，我有點看得不太舒服，就是每一次看這個人物的時候就是講得很無奈，很多私心。這是任何做這種工作的人都會有的故事，但是他只點這些很表面的東西，我自己覺得因為是短片，天生就是沒有太多的篇幅。現在下來，個人跟議題之間有一點不平衡，我是想看多一點議題方面的東西，我最喜歡的是他拍海豚的狀態。我沒有見過海豚會有這些反應，個人的話我覺得太薄了，然後就是完全都是一個人的聲音。我想聽多一點那些志工怎麼想。

陳：我幫《鯨之聲》講幾句話，這部片是我的前三。一開始在初選的時候沒有這樣想，可是在大銀幕上看的時候，我覺得它做得很精彩。這部片執行難度比我們想象中高很多，因為裡面講到很多東西，都是看不到聽不到。我跟 Didi（胡）想的很不一樣，我覺得這部片的結構做得不錯，開始跟結尾都是用離岸發電機的聲音，先讓觀眾進入海豚的聽覺世界，開始的時候就覺得非常不舒服。然後後來跟那個人物，再告訴我這就是海豚感受到的精神壓力。保育類的紀錄片有很多，可是我覺得《鯨之聲》有新的嘗試，告訴我有很多關於海豚的事是我們不知道的，也嘗試讓觀眾進入海豚的感官世界。另外一方面，這不是一個單一議題紀錄片，談到發展和環保，可是離岸風力發電的環保也是會傷害海洋生態，所以最後呈現出來的，

既是人物又是議題，又觸及海洋保育，在很短的片子當中，我覺得有它厲害的地方。

張：其實就議題本身來說，要描述這個很特殊的所謂搶救海豚，在半個小時內交代其實是很困難的。當然剛才你提到關於那個醫生的心聲，這種埋怨是蠻常見的，就是他說這個工作很辛苦，但是我覺得這是個人的情感。就議題來說在短短的三十分鐘，我知道了關於搶救海豚這件事情，原來他們是被歧視的，因為是少數的，只有五十到六十條白海豚。他們對聲音和噪音的敏感，綜合來說我覺得三十分鐘裡讓我知道了一個議題，可能以後會變成一個長的紀錄片，當然是一個很好的事情。就是以議題來說，三十分鐘可以提起觀眾的興趣，至少我本來對海豚沒有興趣，但是我看完之後我對搶救海豚產生興趣。他起得一個很好的地方就是，你聽生活裡面一直有打樁的聲音。但是如果十秒沒有打樁的聲音的話，感覺好像有一個清淨的生活環境，所以我覺得以搶救海豚這個事件來說他是成功引起我，一個完全對海豚沒有任何認知的觀眾，觸起了一定的感觸和關懷。當然不足的地方就是篇幅太少，那個醫生的一些埋怨，當然埋怨是人之常情，畢竟是他一個人做這件事情，當然他有一點所謂倚老賣老。我覺得他可貴的地方是，我喜歡他說的一句話，就是人進去醫院是躺着的，但是海豚如果進醫院躺著的話就救不回了。我覺得這個比喻還蠻有意思，所以我在想，他們二十四小時都要有人輪流浸泡在水裡面提著那個海豚，不要讓他睡着，不要讓它沈下去。我可以想像這樣的一個搶救是蠻動容的。

李：台灣紀錄片很好看，尤其是台北電影節，每一年幾乎都是把我們的百萬首獎頒給紀錄片。紀錄短片其實永遠都比不過紀錄長片，因為紀錄片真的是需要較長時間的蹲點，然後發動人物去發挖題材，所以我覺得在這麼少的篇幅內，他拍到這樣子是不容易的，給他多點篇幅，他應該可以做得更精彩，但是這麼短的篇幅其實很難，但我認為他做了一個不太對的選擇，就這三十分鐘之內，你是選人還是選議題。我覺得他應該選議題，因為你拍人其實拍不出，你只看到他自言自語，而且那些東西像他犧牲他的家庭、他的未來，是對這個議題沒有幫助，所以他應該注意，應該把人物的部分去掉，去弄那個議題。就算我是一個台灣人，我都不知道台灣的風力發電是害了那些鯨豚，所以我看的時候，我也覺得收穫很多，但他沒有往下走。你知道台灣開發這些東西，要經過環境評估委員會通過，說你不要破壞環境才能做，他居然通過了，我都很好奇為什麼可以通過？所以如果把拍這個人物的篇幅跟時間拿來做這件事，就會是一個非常精彩有力的紀錄短片。

張：我甚至覺得，如果他把人物去掉的話，多一點 moments（時間）給這些海豚，哪怕就靜觀著他們，我覺得應該多一點這個東西，當然導演作出了選擇。

李：在這裡面應該有兩個紀錄短片，一個是伊朗的《Can I Hug You?》，我很想看獨立紀錄短片，我覺得不容易做，所以我們就在這兩個紀錄短片之間，比較誰做的好。我覺得伊朗這部片不錯，我喜歡。《Can I Hug You?》顛覆我的很多刻板印象，很勇敢，所以我覺得如果是在兩部紀錄片裡面選一個我覺得我就給這個伊朗片。

陳：我在初選的時候，是非常非常喜歡《Can I Hug You?》的。在戲院看的時候，我覺得《鯨之聲》的排名上升了。

李：因為他聲音做得不錯，他們都是找非常專業的台灣做聲音的團隊做。

徐：下一個是《Destruction》。

李：是科幻的，我看不太懂，要看的 3、4 次都看不懂，我昨天回家就看它的故事，原來是這樣子啊。

胡：我覺得它裡面的景象跟角度的技倆算是不錯。我感覺是用 iPhone 拍的，我不知道它的成本或者是製作的規模。如果是很 limited resource（有限資源），算拍得不錯，也利用了短片的優點把一些不用講清楚的東西不講清楚，然後賣了一個很好的點子。

張：這部短片開始得很好，貓的視角是 ok，我開始還以為是老鼠。到了那個青年躺在一邊然後警察來，我覺得警察那個段落太長了，一直在兜兜轉轉，就是他懷疑那個女生是兇手，我覺得那邊花太多的篇幅，把它前面延伸的懸疑和貓的視角，反而沒有沿用到中間的段落，到了後面才倒回來就有點可惜了。

黃：我有看過這個 Artist Statement（作者的話）。她自己也說不想把這個故事說得很清楚，坦白說看第一遍時看不明白，它就是很煞有介事。我覺得裡面應該有一點社會的議題，他不能夠說。香港現在拍這些東西可能都用這種方法。我有這個想法的時候，我再看一遍，又是真的如我想像的話，就有一點恐怖。那個孩子應該是這個警察殺的，現在再看我覺得可能是阿塞拜疆社會的議題。就是那些非法移民兒童、難民童工問題。前一天這個女的看到這個孩子，沒有幫他，她最後走，他就被殺掉，但是我同意她玩太多東西，貓的 POV（主觀鏡頭）獨立看很好看，但是放在一起其實沒有太大的連結。

張：他好像是分段來拍，就有一點前言不對後語，你剛剛說到的，我想也有這種可能，但是可是這解讀也有點一廂情願。

胡：我覺得確實有其好處，這個片子的影像拍的不錯，一開始靠那個聲音，然後他躺在地上的那幾個畫面，我都覺得很好看。然後警察跟著她，中間有一個鏡頭也不錯，充分的利用到篇幅跟規格來呈現他的鏡頭。

徐：下一個是印度作品《Mirage》。

胡：我是非常喜歡，他想到家鄉跟夢境和過去，很有意思和詩意。在 end credit（片末字幕）攝影是他自己，所以應該也是很 limited resources（有限資源）的情況下拍出來，很好看。

陳：這部也是我的前三，結構上面，首尾都是一個火車之行。結合旅行跟夢境，這部片是關於旅程，關於他自己無法找到歸屬感的感覺，又結合了很多他自己的記憶，探索空間，這作品也蠻符合 ifva 的獨立精神，確實是一個比較獨立的作品。

黃：很簡單，很美。你覺得中間從這個小孩子帶出的長鏡頭，你們覺得怎麼樣？

胡：我覺得他利用空間很好，對我來說是他的夢境跟過去的回憶，對這個地方的一些感覺，他不是在講故事，整個是一個氛圍跟感覺。他在整個調度，流暢度也拍得不錯。

李：這部片我會跟《螞蟻》一起看，因為我覺得紀錄片跟紀錄片比，劇情片跟劇情片比，議題的跟議題的比，這種影像風格的我就跟《螞蟻》比，《螞蟻》對我來講長了一點，舞蹈動作的創意也好，但是節奏這個拖太長，我看到一半，就飛出去了。對這部印度片，我初選的時候很喜歡，因為這種片子很少，尤其台灣不太有人拍這種片，因為不鼓勵拍這種片。我在大螢幕看，覺得它簡單了一點，他玩的東西太單薄。

張：我在小螢幕看的時候很喜歡，看大銀幕的時候，他可能技術就遜了。反而看《螞蟻》的時候小螢幕還 ok，大銀幕看的時候當然有點長，可是我很喜歡鴿子會演戲的。我看到他設計的光影，黑白的光影，還有音樂、聲音配會得很好，這十部裡面，《螞蟻》的聲音是最好的。

陳：我回應一下《螞蟻》，我覺得跟這個不太一樣。《螞蟻》算是一個 dance film（舞蹈電影）。

張：劇場的行動藝術。

陳：它 involve（牽涉）的人才非常多，完全是不同體量，如果是用 dance film 的角度看，一開始非常驚艷，可是節奏完全錯了，到後來已經支撐不住了。

張：到了後面兩個舞那一段太長了，反而不好。《Mirage》在大銀幕看有點吃虧，在大銀幕反而沒有小螢幕看時那麼強烈的詩意。他一個人操作的東西，放大了是有點吃虧。這兩部之間我兩部其實都行，兩部我都喜歡。

陳：我覺得這兩部沒有辦法擺在一起，這部 dance film 後面太多人，你看那個後面 end credit 有很多工作人員。

李：我是指風格，他們是用影像說故事。你看北京那個《入土為安》跟台灣短片的後面的 credit，都比伊朗長太多了。這是產業政策發展的差異吧。我們沒辦法考慮這個，我們是比賽，還是得看成品。這兩部怎麼選是有點掙扎。

張：這兩部我都喜歡，我是取不同的地方。

陳：這一部其實才十幾分鐘，做到了短小作品當中的詩意，《螞蟻》的缺點也是太長，如果能做得更精煉一點就會好很多。

黃：所以《Mirage》是我們都談完了。我很簡單的就是很喜歡。中間那個長鏡頭我覺得稍微一點點長，因為從這個小孩子帶出幾個鏡頭，當中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李：好像就是想玩長鏡頭。

黃：對，還有這個小孩子拿一個球，好像有意思，但其實是沒有意思，這個小孩子之前很自然，但是這個小孩子的動態就是 cue（指示）出來的。這個有一點點扣分。

張：中間基本上就是讓你看到他在動一動，然後那個人出來。是時間計算出來，當然他有做到了。

黃：《螞蟻》其實我很不喜歡，對我來說是太熟口面了。有一點 cliché（陳腔濫調）的感覺。用這種跳舞去描述城市人的 alienation（疏離感）這種東西，我看過太多了，還有用鴿子來講自由，有沒有搞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standard（公式化）的功課，作為功課的話，當然一定是拿 A 的，因為全部都很精良。

張：它技術的層面的是蠻加分，我也做劇場，以劇場的角度來看，它可取的地方是節奏、音樂。當然你說熟口熟面，是有的，當然它有可取的地方。

黃：我真的不喜歡，這是口味的問題

張：我瞭解你的意思，我覺得至少他有歌詞跟舞蹈的動作，比如說有一些動作模仿鴿子的揮翅膀的那些的柔軟度，他都有做到。

黃：當然。

張：他太實驗劇場啦，所以這兩部片，一部是很長篇的散文，一部是詩，取決在於你要詩歌還是要散文。

李：下一個《下風處》，台灣的作品。

陳：《下風處》我比較不喜歡。其實我初選的時候喜歡，但是後來把它淘汰掉了。因為我覺得這部片子是完全架空的抗爭片，cue 人進來的痕跡很明顯得更嚴重，他是老人家抗爭，警衛出來擋，然後記者出來，所以所有的全部都是非常刻意的，整體給人感覺就是比較假一點。張：我在看的時候，我一直想像在大螢幕看。很坦白說，剛剛你說的表演的問題，我認同，可是以他的這種影像的設計在大螢幕看，他有很多在大螢幕上面讓人驚豔的地方。當然你說到最不好的地方是演員，那個老人家演技的表演痕跡很強。無論如何我還是覺得他攝影，這麼多部當中他

攝影的設計是比較到點的作品，但是表演、演員，我是不太喜歡，有一些痕跡太強了。

胡：我覺得那個調度明顯沒有太自然，我可以把它視為一個形式上的表現，如果他表現得好，其實整個形式也可以做得 ok 的，但我覺得他沒有把整個形式拉到非常極致，他就是四個鏡頭，然後每個長鏡都一樣，然後拍三次這樣。比如說如果他是可以每一個畫面 ABCDABCD 這樣子，看上去之後更有意義，看上去調度便會變得更有意思沒有那麼着跡。那些素人的表現，這樣的呈現之後會變得更好玩。我覺得他的畫面都很有伎倆，但是我不太熟悉那個議題和故事。

陳：這種議題的台灣片，我看過太多。最常出現的是紀錄片。

張：我想知道那個聯通是真的存在的，還是假的？

李：其實應該是不敢拍，因為不是紀錄片，是劇情片，所以他就化名。

胡：所以就是收買那些人。

張：我有一個疑問，這樣子拍攝這個議題，以這樣的構圖，是第一次有這樣的模式嗎？

李：我講一下好了。我覺得他這樣議題，是因為在台灣那種石化原料廠在那邊建，可以有很大的經濟收益，讓很多人都有工作，但是空氣污染非常嚴重，很多紀錄片都拍過，但是這個導演的角度，我是第一次看到，所以我就特別看到他的 **statement**（作者的話），說他喜歡長鏡頭，他覺得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他很有趣的一點是他的角度沒有那麼傳統，因為他就是看這些人。其實我覺得很有趣，因為這些人好像要錢，但是又知道自己健康有問題。他有這個 **ambiguous**（模糊）的態度，我覺得蠻好的，在整個場面調度上，讓我眼睛一亮。但是演員的表演，我覺得只是他手上的工具，他其實沒有關心。

張：在小熒幕是美的，大銀幕一看，就看到演員的瑕疵，他構圖是美的、是特別的。但是我不能夠因為有構圖而忽略了演員。大銀幕你就看到了，

陳：紀錄片題材適不適合用虛構的方式拍？

李：這議題是非常複雜的，他好像用這種角度太輕鬆了一點。

陳：有點簡化了。

李：所以我覺得只是表面上的客觀。

陳：我不太喜歡的一點是，一開始那個只是一個孤獨抗爭的老人，其他村民看見他可以拿到更多的補助，於是也跑去抗爭。這些事情都太簡化的去看，沒有辦法顯示出議題的複雜性。

張：我覺得他轉折有點卡通，有一點滑稽。

李：他就是要做這種荒謬喜劇，有點荒謬黑色喜劇的感覺。

張：在大銀幕看到了很多瑕疵，不是一部適合在大銀幕看的作品，因為他的演員都有那個造作刻意，而那種滑稽又不荒誕。

李：所以這個導演關心概念，勝過於關心城市。

黃：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形式，就是劇場化的形式，還有一些幽默感，對這個議題來說沒有產生任何的關聯，就是不太 **organic**（原點）。

李：下一部是《入土為安》。開始我以為是台灣片的，因為都講台語。而且風俗都一樣。

張：很台灣。

陳：是福建漳州。其實這部片很有個性，可是裡面太多模仿的痕跡。

張：他是一個北京的導演，並且在裡邊放了一個東西，我有機會想問那個導演，他是刻意的嗎，還是他想模仿台灣？因為裡邊電視上播的是陳達的恆春民謠。我們知道陳達是一個很知名的中國過台灣的月琴彈唱的歌謠，我想知道是到底是他用這種歌是不是對岸比較？

李：是迴避檢查還是怎麼樣？

張：因為陳達的這個所謂的恆春民謠，代表中國過台灣的思鄉情懷，是所謂的對岸歌謠。

黃：他嘗試很多東西，但是我認為整體來說不太成功，因為其實是一個故事片，一個主角為主的故事片。但是很難進入這個人物的內心，還有他的故事，我看了很久，也沒有進入到這個主角的狀態，單純說他的面孔吧，我是很久才認得他。

胡：他導演技巧很 **ok**，未來應該是可以拍類型片，他是有實力的。

李：他應該拍長片，可以發揮。

張：土地不能夠埋葬的議題，用很輕鬆的方式表達，不知道在中國是不是一個敏感話題？

陳：要看你怎麼講，因為土地問題是敏感問題。

張：他用了很輕鬆的手法來講，每個人都可以入土為安呢？！他其實這個議題蠻有意思的。

陳：可是他後來不是關心這個議題。

李：他想做的東西太多了。

陳：這議題其實不適合短片。

李：我覺得應是長片，他光是屍體那個部份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講，短片還是有自己的故事跟形式。

陳：所以到最後，他也沒有發展就結束。

李：而且我覺得有太多東西了。最後這個鏡頭，其實可以不用，那些廣播的聲音，真的太多了。下面是《Can I Hug You?》，我喜歡。

黃：我非常喜歡。

陳：這部片我也很喜歡，但我覺得音樂用太多。

胡：我覺得他們沒有做到很好，他拿到一個很厲害的議題，他自己是 producer（製片），老婆是導演，拍出來的片段（這樣拍自己的父母）ethics（道德）上我覺得有點不太舒服，他的設置跟 setting（環境）是可以再做好一點，我覺得動畫跟整體沒有做到很融合。他拿到很好的議題，但中間不太拍到那個情緒，我不太喜歡那個 vo（旁白），這個講法很個人，我也沒有想到應該怎麼改善。反正他是擁有一個很厲害的對話，但有點太刻意浪費了好的格局，這個對話應該更厲害，因為他是受害者（直接與父母對質），但我看的時候覺得沒有你們那麼強烈。我要統整一下（我的說法），最大的感覺是有點浪費了主題。

張：我來自一個穆斯林國家，所以我看這部的時候能瞭解他。因為伊朗這個國家是被宗教束縛得很厲害的一個地方，至少他是一個議題作品，我覺得議題作品，看到最後你愛上議題的對象，算是成功了，所以至少我看了對 Hossein 這個人是有憐愛，我覺得就夠了。他在家庭聚會的時候的那種狀態，是想哭又哭不出來，我是有感受的。

陳：近年看到比較多伊朗的作品都是關於女性，這片探討一個男性。我覺得是比較少見。很多男性的這種創傷很難講出來。

張：很少作品會講男性的性侵，而且是童年的陰影，而且男性在穆斯林國家很多時候被性侵，比如說戀童癖，在馬來西亞常見到，但是這種東西比較少講出來。性侵、強暴在回教國家，一直沒有人敢真正的講出來，今天在大銀幕看，我就覺得個議題很重要，會讓這個議題重新被談論，對伊朗這樣的國家來說是一個起步。

李：這個片是我的首選。第一就是紀錄短片真的非常難做，這麼小的篇幅裡面，也讓大家印象深刻。你要看完之後，你有餘韻，這個是非常難的一件事。第二這部片

有幾個議題，一個是談男性性侵，本就已經少見，第二個是在當下的社會裡，要求男性要很堅強，它推翻這個常規，我覺得很厲害。第三，我最喜歡的那一場戲，他爸爸媽媽坐在這裡，他跟他爸爸媽媽講，他們是迴避的！我覺得這完全說出伊朗這類國家的故事，我覺得很厲害。在一個短的篇幅裡面，我就看完就「嘩」，今天要我再拍，我都不知道怎麼去講這個故事，而且這是他自己的故事，很容易陷入一種控訴情緒，但是他沒有，我覺得他很節制，我很喜歡這部片。

張：他很輕。

李：對，他其實可能是真的過去之後，然後再看這件事，整個點都到了。

陳：爸媽雖然迴避了他，但那段話，看出其實是關心他的。

李：我覺得這個迴避才是這個片最讓人覺得驚悚的地方，他們可能不是刻意的迴避，他們已經是自然式的迴避這件不堪入目的事情。

黃：還有就是妻子拍她的丈夫，我覺得這個很難得。還有他的鏡頭，其實是紀錄片，但是比很多刻意安排的劇情片的鏡頭來得更更有層次。有一些弦外之音從鏡頭可以感受到，比如最後這個游泳，我覺得就是這個男的已經走出他的陰影，他跟這些小孩子很開懷的一起去有游泳。這個這些影像都是自然的，不用說太多，你就覺得這個主角應該已經走出陰霾。我很喜歡他的小孩子，他安排每一次有小孩子出現，就覺得有一種希望在裡面。

陳：他妻子說起她是擔心的，第一個因為他不想生小孩。第二個就是他擔心，他的弟弟也跟年紀比較大的人常常在一起，所以他其實是透過他自己個人的故事帶出，他們的家族關係跟他的社會的那種問題。

陳：下一部是台灣片《五福女孩》。

李：當我覺得拍得不錯，有剪接、詩意的鏡頭，但是沒有訊息。

黃：它是很簡單，是一種攝影的技術，拍這種東西很容易流於一種很 cliché 的岩井俊二的朦朧，但我覺得他再走前一步，用一種很低曝光的方式去拍。那些鏡頭的場面調度很好看，我覺得這個片子太好看。

李：初選也就是因為它的那些畫面，像那個手推車，這種東西我都很喜歡，但是我覺得以短片來講，真的太輕飄飄了。

胡：它的小說應該很好看，文本挺有那種少女成長之後回想自己初戀，或是回想萍水相逢的男孩在身邊，回憶起來然後回春的那種感覺。這個很難拍得很好看，應該說很難拍得很日常自如和有感受。這個不是他的問題，而是很難做到，他的畫面很 MV，他拍青春長片應該會挺好看的吧。

黃：他有一點創意，也不是很青春片的畫面，我覺得他走前了一步。

李：台灣這種片很多。青春的愛情片我們最會了。

徐：下一個是伊朗作品《Mirage》。

胡：這個我反而覺得沒什麼意義。

李：我當初投它是因為我覺得他沒有講的故事很驚悚，那個公車司機母親死掉之後，他爸爸不是帶著她嘛，他說他長得很像爸爸的身體、語言都很像的，你就知道就是前面發生什麼事情。我喜歡這部分有很強烈有暗示，但有些鏡頭真的拍的不好。比如說為什麼他們做完那件事情之後，我完全不明白那個鏡頭是怎麼一回事，對那個男生，司機躺在那的，為什麼從上面下來？我沒法理解，而且他要殺他就殺他吧，為什麼要發生性行為之後再殺，不是很理解，但我是喜歡他沒有說太多，但是你可以理解到，可以很合理的連接起來，而不是像很多人說得不清楚，就說自己不想說太清楚，我覺得這個是兩件事情，但我覺得這個部分他做的蠻好。

胡：如果他這是一個 serial killer（連環殺手），反而比較好看，若她沒哭泣什麼，主要是來殺男的，然後一下車然後再上另外一部車，那還好。還有那種反抗的意境。

張：有趣的地方是不動聲色，可是不好看的地方也是太過不動聲色。你有後面有一點不動聲色的走了，也過於不動聲色。我覺得他放的太平淡了，但然後剛剛你說的部份，我其實也跟你一樣，為什麼從上面上來？他躺在下面嗎？

李：無法理解，那一個鏡頭真的莫名其妙。

徐：下一個是《回收場的夏天》。

張：我覺得能看到不一樣的台灣，我以一個外來者來看這個故事，演員很精準，我很喜歡它的演員很素，又很狂野。

李：而且都很像那些角色。

張：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真的人活在那個地方嗎？

李：不是，全都不是。

張：我很喜歡。這個女演員很到位、很素。所謂的素，不是那種沒有痕跡的，但完全讓我相信，尤其我很喜歡她在房間裡面的一舉一動，她媽媽就把那個所有東西往她房裡塞。讓我看到了社會底層，讓我相信，感覺就好像是一部寫實的紀實片。

陳：我非常喜歡它的優點，就是表演特別自然，我今天看的時候沒有之前那麼喜歡，因為我在想的一件事情，我覺得是一個現在比較常出現的一種狀況，就是對於社

會底層的過度美好的想像。演員是特別的自然，製作很好。可是其實據我所知，台灣的回收業界基本是崩潰的情況。

李：崩潰？為什麼？

陳：其實是沒有辦法去靠做回收來賺錢。我看的報道是說以前的台灣，是可以回收的時候，可以去換一些錢，可是現在的話不一樣。

李：有點不一樣，有一些是拾荒的，很多老先生老太太是靠這個為生，那的確是收入銳減，但是它是大型回收場，所以在收跟轉賣之間。有很大的價差是可以賺的，而且戲裡面是從奶奶開始，就是一個家族事業。我很喜歡這個片。其實我不是很喜歡短片講故事。我覺得短片如果講一個議題，點到為止是最棒的，但這個故事我蠻喜歡，是因為它還是在講這個少女一夕之間的成長，光是這個點，用這些很生活化的、不著痕跡的方式來做，真的是恰到好處。整個電影的製作是非常到位的，看美術、演員的表演等，這個導演統整得非常好。親他的男生是台北電影節的非常新人，就表示他們其實都不是素人，他們是開始對表演有興趣新演員。你看這個導演的選角，女生黑黑的臉上有青春痘，一個男生瘦瘦，很像我們台灣那種鄉下的孩子，這批劇情片裡面選一部的話，我覺得應該就是這一部。

胡：我個人是最喜歡這個。我覺得像你講的不著痕跡，而且非常好，很高的技巧和調度，看的很舒服。第一個鏡頭就很好看，整個入場、角色介紹、性格，從第一個鏡頭已瞭解。那個女的我真的超級喜歡，很羨慕台灣為什麼有這麼好的女演員，她演得真的太好了。一個缺點就是那個吃飯時候，為什麼突然問那個阿姨說有沒有給錢，有點太刻意了。如果那個處理得再好一點就完美了。但她回到家裡，然後說怎樣怎樣，我真的馬上哭了，起了雞皮，他們演得也太好了。那個女的感覺很真實，小女孩也很真實。「為什麼要給你，我不要給你」我覺得演得很好，到最後她說，「我存了錢再還給你」，表達母女關係很溫馨。

張：那個媽媽是演員？

李：他們都是演員，在旁邊幫她換了個摩托車墊的都是演員，都是演一些學生作品、公視作品，沒有辦法演到主流的作品的演員。

胡：如果只是畢業作的話也太厲害了。整個都很自然，這個程度很難做到。

張：我看的過程嗅到味道，垃圾站回收場、房間都很有味道。

李：它很好的地方是對這些人很平等，沒有讓你覺得收垃圾的生活很慘。

胡：劇本除了（吃飯）那場以外都寫的很好。

徐：你們可以先選三部最喜歡的作品，然後繼續討論。

李：我已經決定好了。《Can I Hug You?》 金獎，《回收場的夏天》銀獎，Special Mention 是印度片《Mirage》。

黃：我的金和銀獎跟她一樣，我的 Special Mention 是《五福女孩》，是表揚其攝影。

胡：金是《回收場的夏天》，銀是印度的《Mirage》，Special Mention 是《Can I Hug You》。我覺得他沒有不好，只是拿到這個題材應該拍得更好，有點恨鐵不成鋼。

陳：我的金是《Can I Hug You》，銀是印度的《Mirage》，Special Mention 是《回收場的夏天》。

張：我是《Can I Hug You》金獎、《回收場的夏天》銀獎，Special Mention 是印度的《Mirage》。

徐：投票結果為《Can I Hug You》是金獎。銀獎是《回收場的夏天》。Special Mention 的話比較多一點票數的是印度的《Mirage》，但沒有過半數，現在我們可以再討論一下這結果是不是你們都同意，或者是你們有另外一種想法。

黃：你剛才提過的 special mention 可以多過一個？

徐：也可以，你給一個很特別的原因為什麼你會投它為第二個 special mention。

黃：要是可以提第二個 special mention 的話，我提的就是《五福女孩》，special 的地方是攝影，因為我有點覺得通常技術性都是比較 under rated（被忽略）。但是它的技術也不完全是一種技術，也有創新的地方，我作為導演覺得他可以做到這個地步，也不太容易。這個 sense 很強，所以我覺得值得是 special mention。

張：要再提一部的話，我覺得是《鯨之聲》。

陳：我也會投給《鯨之聲》。因為我覺得《五福女孩》的攝影就美，可是只有美，他其他的東西有點空洞。

李：演員的表演很不好。尤其那個聲音。我都聽不下去。

黃：是嗎，我覺得很有趣。我覺得是刻意的。

李：我沒有打算再提多一個 Special Mention，因為我覺得要讓它有價值。從兩百多部片裡面入選十個，我覺得已經是一種鼓勵了。

胡：我也覺得一個 special mention 就 ok，因為我只覺得其實的作品都差不多，對我來說就不要特意的去 mention。

張：Special Mention 只是記錄在案，他是第二名的 special mention 選擇，不是第一名的。

陳：我也是喜歡《鯨之聲》，可是我覺得那 Special Mention 就是一部，而且這部也確實是值得去特別提及的，因為他確實是當中的那個規模最小的。

胡：印度的《Mirage》嗎？

陳：對。

徐：那麼本屆金獎是伊朗作品《Can I Hug You》，銀獎是台灣作品《回收場的夏天》，特別表揚是印度作品《Mirage》。

各位評審表示同意。

第二十九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亞洲新力量組

金獎

《Can I Hug You ? 》(伊朗)

Elahe Esmaili

銀獎

《回收場的夏天》(台灣)

陳浩維

特別表揚

《Mirage》(印度)

Yash Sawant